

文學不只百年

巧合的是，今年正好是 1921 年臺灣文化協會創立的第一百年，百年之前，臺灣文化協會正風起雲湧，為生活在島上的臺灣人們賣力拚搏；百年之後，在一座文學博物館裡，有一位大學教授，同樣為了臺灣，努力地拼湊出當時的文化樣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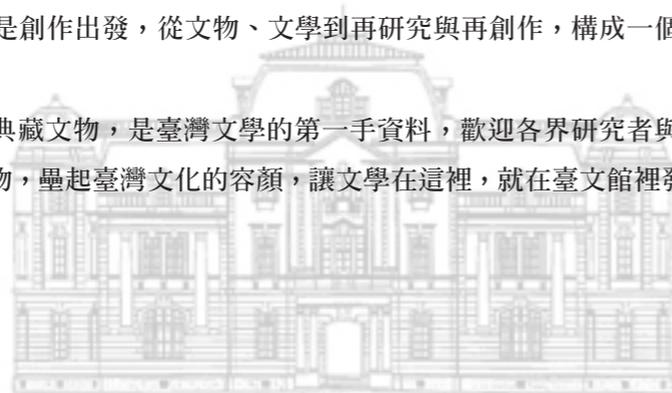
文學從來不是轉瞬之事，從蔡明諺凝視文物的眼神，可以看到身為研究者的熱情與執著，許多年後文物已經泛黃老化，但一代代的臺灣人們，用著同樣明亮的眼眸，認真地對待手稿上的每個字、每句批註。因為我們還有文學，作家與研究者得以在臺文館，透過文物來一場跨時空的相遇；慶幸臺灣還有這一群人，選擇帶上歷史的記憶，走出臺灣文化的路。

文學在這裡發生

還有另外兩位研究員接續駐館，白春燕以日治時期文化協會中的臺南演劇活動為題，結合臺文館收藏的臺南文獻進行研究，魏亦均則以內渡文人施士洁、林爾嘉二人作品勾勒內渡文學史，呈現文人生命歷程與作品之間的張力。

期許透過駐館研究員的到來，對臺文館典藏的文物有更多認識，發掘、創造出文物的靈光，也盼望著藉由博物館、駐館研究員、民眾的三方交流，讓典藏文物不再有距離。不論是由研究或是創作出發，從文物、文學到再研究與再創作，構成一個生生不息的循環。

臺文館有著豐富的典藏文物，是臺灣文學的第一手資料，歡迎各界研究者與創作者前來，用這些史料文物，壘起臺灣文化的容顏，讓文學在這裡，就在臺文館裡發生。



駐館研究員系列講座：蔡明諺「賴和與臺灣文學協會」

在「另一個謎」 解謎，何大姐的 記憶拼圖

| 文學筆記

Play a Puzzle for a Story at Taiwan Literature Base

| On Notes



文：溫席昕（臺文基）
圖：臺文基、臺文館

特展「抵達另一個謎——臺灣推理一二三」
結合講座、填字遊戲、尋寶遊戲，讓讀者
更容易觸碰臺灣推理文學史。



讀者也有這樣的經驗嗎？家族中總有一位長輩，遙遠到我們僅能從其他家族成員的回憶裡，拼湊出他的樣貌。然在回憶之外，還有哪些方法連結親族呢？在臺文基服務的志工何大姐，除了調閱日治時期的史料，也試著透過創作理解自己的外祖父。今年，她在「抵達另一個謎：臺灣推理一二三」特展中，驚喜地發現外祖父的身影，且讓我們隨她解謎，一起為記憶拼上遺缺的拼圖吧！



何大姐嫺熟地為遊客介紹「抵達另一個謎」。

線索 1：埋首書堆的外祖父，曾就讀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

疫情蔓延的夏季，臺北街頭有很長一段時間幾乎不見行人，而不畏疫情仍穩定執勤的志工們，則意外成為展覽「抵達另一個謎」的第一批觀眾。

在臺文基服務將近一年的志工何大姐，是臺文基同仁們十分仰賴的夥伴。講到「推理」，她腦中浮現的不外乎是謀殺、血腥的畫面，雖然小時候曾閱讀《亞森·羅蘋》和其他偵探小說，但說實話，一開始她對這檔展覽「興趣不高」。儘管如此，為了能向讀者介紹，何大姐在值勤時認真研讀展覽資料，怎料開展後第一次走進展覽廳，就愕然發現自己的外祖父名列其中。

與許多作家的家屬經驗相似，子孫們雖知道先輩頗有名望，卻對先輩的創作內容不甚熟悉。何大姐過去從母親口中曉得外祖父曾任教師、督學的工作，除此之外，「他就是埋首書堆」，很難想像外祖父也曾有推理作品問世。不過，在執教以前，外祖父也曾年少，他在 1910 年代進入「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」就讀。何家姊妹們知道這段經歷後，便曾向臺北教育大學申請調閱就學資料，作家青春，躍然紙上。

線索 2：他們說，他是俗文學的守護者

家屬中，難道沒有其他人知道他的創作嗎？非也，「我的三舅曾蒐集他父親的作品成冊」；作家的幾位孩子成為老師、繼承父親的職志，然而包含第三代在內，「卻沒有人承繼他的文采」，這促使何大姐的舅舅成為偵探，探尋作家的文學路徑；1998 年適逢作家冥誕，舅舅們遂邀已故作家王昶雄主編了《百齡紀念集》，將當時能蒐集得到的著作集結，詩歌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等，數量之多，蔚為大觀。

「不過，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為新竹幾間學校的校歌寫了詞。」何大姐舉此例說明外祖父的漢文造詣。她不知道的是，這位作家在日治時期也有日語童謠詞曲創作，甚至獲選為公學校教材。展間裡的日文月刊《臺灣藝術》，則在作家受聘主編的幾年間，成為當時文藝界最受歡迎的刊物之一；刊物裡也收錄了作家將中國歷史故事譯寫的日語版本——論者咸以為俗文學的重要里程碑。而日、漢文兼長的他，日後則以調查整理「民間故事」，及編纂出版兒童讀物而廣為人知。

線索 3：沒想到耳熟能詳的包青天，曾譯成日文發表

1960 年代，作家因著親戚的介紹，與妻子搭機前往日本大阪醫病。搭機前，夫妻倆在機場合影，「他眼睛圓圓大大的，看起來精神不錯，外祖母一貫地開朗，笑著」，然而這是他在臺灣的最後一張相片，1966 年，作家病逝日本。

目光重回展覽裡——「1943 年 11 月，江肖梅《捕物帖·包公案》出版」，何大姐說，若不是這幾個字，她恐怕對外祖父仍懵懵懂懂、一知半解，「他過世的那年，我只有兩歲」，對外祖父的印象，泰半源自母親和外祖母口述，不過《包公案》也是她們沒參與到的歷史，「沒想到，臺灣人耳熟能詳的包青天，竟曾經他的手譯成日文。」

那麼，會再把紀念文集找出來讀嗎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何大姐也希望這趟回新竹，或許有機會和親戚們再討論整理外祖父的遺物與遺稿，將這個在推理展中的驚喜發現延伸推展，讓更多人看見作家江肖梅的昔日風采。



- 1 1940 年發刊的《臺灣藝術》月刊，在江肖梅主編期間，發行量曾達每月四萬份。（臺文館典藏）
- 2 1944 年臺灣進入決戰體制後，《臺灣藝術》也改名為《新大眾》持續發行，直到終戰後的 1945 年 10 月。（臺文館典藏）